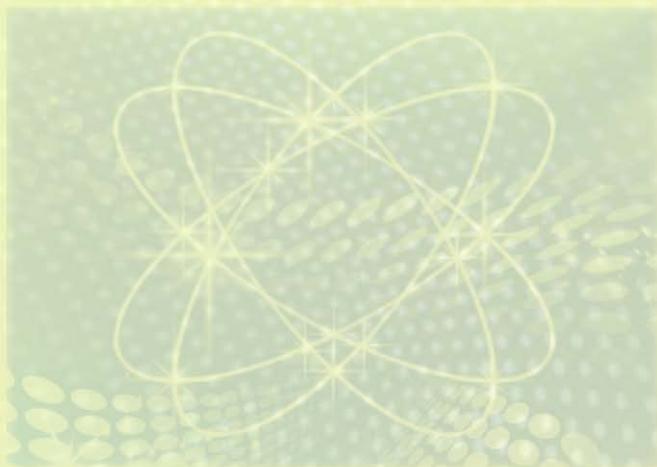


被遗忘的世界名著

好兵帅克

〔捷克〕哈谢克 著

罗翠玉 编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被遗忘的世界名著

好兵帅克

〔捷克〕哈谢克 著

罗翠玉 编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兵帅克 / (捷克) 哈谢克 著; 罗翠玉 编译. —北

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 8(2009. 4 重印)

(被遗忘的世界名著)

ISBN 978-7-80094-898-5 I. 好… II. ①哈…②罗… III. 中篇小说—捷克—现代 IV. 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0846 号

书名 好兵帅克

著者 哈谢克

责任编辑 门书文

封面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邮编 100009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920/32

印张 200

字数 450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总定价 396.00 元(全 20 册)

前言

《好兵帅克》是捷克著名作家雅·哈谢克的小说，描写的是一位普通士兵帅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遇到种种磨难并与其赎罪各类人物错缩交织的感人故事。因为被军队宣布为“白痴”而退伍的帅克以贩狗为生。一天他在酒馆里议论皇储斐迪南遇刺事件，被秘密警察以叛国罪名抓入警察局。帅克经历许多波折回到家里，但大战已爆发，他又被征集入伍。接到通知时帅克的风湿病正发作，躺在床上不能走动。但是他坐着轮椅，由他的佣人米勒太太推动着，一路高呼爱国口号去参军。小说以谑而不虐、寓庄于谐，含怒骂于嬉笑之中的绝妙手法，将残暴腐朽的奥匈帝国及其一切丑恶形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本书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那时候，极端残暴而又腐败透顶的奥匈帝国为了争夺霸权，就凭借武力奴役虽弱小却倔强的捷克人民，从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捷克民族一员的帅克，表面上唯唯诺诺，实则内心充满了无限的鄙夷和憎恨，由此他采用了种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方式与反动统治者进行顽强的抵抗。作品讲述了好兵帅克从应征入伍到开赴前线这一段经历，以笑骂的笔锋对这个色厉内荏的帝国内部的强横、暴虐、昏庸无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控诉。它使当局者怒目切齿，同时也能引起善良的人们会心的微笑。

目 录

第一卷 在后方.....	1
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2
第二章 好兵帅克在警察署.....	14
第三章 帅克在法医们面前.....	24
第四章 帅克从疯人院里被赶了出来.....	31
第五章 帅克在萨尔莫瓦大街的警察署里.....	36
第六章 帅克冲出怪圈，又回了家.....	44
第七章 帅克入伍.....	56
第八章 帅克成了一名假病号.....	63
第九章 帅克在拘留所里.....	81
第十章 帅克当了随军神甫的勤务兵.....	103
第十一章 帅克陪随军神甫去做战地弥撒.....	129
第十二章 一场有关宗教的闲扯.....	140
第十三章 帅克要去举行临终涂油礼式.....	148
第十四章 帅克当了卢卡什上尉的勤务兵.....	152
第十五章 大祸临头.....	183
第一卷《在后方》后记.....	197
第二卷 在前线.....	201
第一章 帅克在列车上惹的乱子.....	202
第二章 帅克的布杰约维采的远征.....	223
第三章 帅克在基拉利希达遭横祸.....	267
第四章 新的磨难.....	291
第五章 从利塔河畔的摩斯特到索卡尔.....	302
第三卷 光荣的败北.....	324
第一章 穿过匈牙利.....	325
第二章 在布达佩斯.....	345
第三章 从豪特万到加里西亚边境.....	361
第四章 齐步走!.....	374
第四卷 光荣败北续篇.....	391
第一章 帅克在俄国俘虏押送队.....	392
第二章 临刑前的祈祷.....	420
第三章 帅克重返先遣连.....	430

第一卷 在后方

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我们的斐迪南就这样被杀死了。”女佣人对帅克先生说。几年前，当军医审查委员会鉴定帅克为白痴后，他就被退伍还乡，在家以贩狗谋生，替丑陋的杂种狗伪造正宗血统之类的证明书。

除了做这种买卖外，帅克还患有风湿病。此时，他正用风湿油搓着他的膝盖。

“哪个斐迪南呀，米勒太太？”帅克一面继续搓着他的膝盖，一边问道：“我认识两个斐迪南。一个是给杂货店老板普鲁什当佣人的，有一次他喝错了东西，把一瓶生发刻喝了下去；另一个就是斐迪南·柯柯什卡，他是一个拾狗粪的。我看这两个无论谁被杀掉都没什么可惜的。”

“但是，老爷，死的是斐迪南大公呀。就是住在科诺皮什捷的那个，又胖又虔诚的那个呀。”

“我的天哪！”帅克尖叫了一声，“这太妙了。那大公的事故发生在哪？”

“他们在萨拉热窝杀死了他。老爷啊，您知道吗，还用的是左轮手枪呢。当时他正带着自己的夫人坐着小轿车兜风呢。”

“你瞧，多气派呀！米勒太太，坐的还是小轿车呀！当然哪，也只有像他那样的阔老爷才坐得上啊。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坐一下小轿车兜兜风就把命给丢掉了。而且还是在萨拉热窝哩，这不是波斯尼亚的庙会吗，米勒太太？那估计就是土耳其人干的了。本来我们就不该把他们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抢过来。你看，结果怎么样？米勒太太，那位大公果然就上了西天！他大概忍受了很长时间的折磨才死去的吧？”

“大公当场就中弹身亡。您知道，不应该玩那些左轮手枪。前不久我们老家努斯列也有一位先生玩弄一把左轮手枪。结果是一家人都被打死了，连门房跑到四楼去看谁在放枪，也给打死了。”

“米勒太太，有一种左轮枪，你就是疯狂地使劲扳动它也不冒火，这类玩意儿还真不少哩。不过他们用来杀死大公的那支一定比我说的那种要强得多；并且我还敢跟你打赌，米勒太太，干这件事的人，那天他的穿着肯定特别讲究。很显然，向一位大公开枪这事有多难啊，他绝不像一位偷猎者朝守林人放个冷枪那么容易。问题是你先得想办法靠近，像他那样的显贵，你要是穿得很寒碜休想接近他？你得戴上一顶大礼帽，不然还没等你动手，警察就把你给带走了。”

“听说他们是一帮人，老爷。”

“那就对了，米勒太太，”帅克搓完他的膝盖，继续说到“举个例子，要是你想去刺杀一个大公或皇帝什么的，你肯定得找些人商量合计。俗话说，人多智广嘛。这个人出个主意，那个人再献个妙计，就像我们的国歌上说的，功德就圆满了，事业马到成功。重要的是你得瞅准了那位大人的车子开过来的那一刹那。就好比，你还记得当年用一把锉刀捅死了我们可怜的伊丽莎白皇后的鲁谢尼先生吗，他当时还和她一起散步哩。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打这件事发生后，就再也没有哪位皇后敢随便出来散步了。遇到这号事的大人物还有的是，一个个都会轮到的。你等着看吧，米勒太太，沙皇和他的皇后也会有这一天的。也许——但愿上帝保佑别这样，或许有一天我们的皇帝也在劫难逃，既然他们已经拿他的叔叔开了刀。这位皇帝老儿的仇人多着呢，比起斐迪南来还要多。前不久有位仁兄在酒馆里说得对极了，早晚那些当皇帝的一个个都得被干掉，即使是国家的军事部门也救不了他们的命。因为这位仁兄付不起酒钱，所以老板就让警察把他抓走。”

他打了老板一耳光，又给了警察两巴掌。之后就将他装上囚车押走了，想给他一点厉害尝尝。唉，米勒太太，现如今的新鲜事儿可多了。这次对奥地利来说当然又是一大损失。想当年，在我服役的那个部队里，有一个步兵就开枪打死了一个连长。他拿着一杆上了膛的步枪，走进办公室。办公室里的人叫他别在这里闲逛，可他偏要在那儿逛来逛去，还说必须要与连长谈话。连长一出来，直接就宣布他不得离开营房半步。这位步兵端起枪，砰的一声就朝连长的胸膛开了一枪，子弹穿透连长的后背，办公室也被弄得乱七八糟，墨水瓶被打翻了，墨水肆意流淌在公文上。”

“那个步兵后来怎么样啦？”不一会儿，当帅克穿上外衣后，米勒太太问道。

“拿了根裤带上吊啦。”帅克边刷着大礼帽边说，“而那根裤带还不是自己的，还是他谎称自己的裤子往下掉从看守那儿借来的。你说他还用得着等别人来枪毙他吗？要知道，米勒太太，谁碰上这种事儿谁的命都架不住。再说那位看守，他也倒霉，丢了饭碗不说，还被判了六个月的刑，不过他没等服刑期满就逃到瑞士去了，现在在一个教会里传经诵道。现在，老实人是越来越少喽，米勒太太。我想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错看了枪杀他的那个人。他一定是把他看成了某位绅士，肯定是位正派的人，对自己还满嘴好听的话，歌功颂德。谁知正是这位绅士把他结果了。这人对他开了一枪还是几枪？”

“老爷，报上说大公成了个筛子。子弹像倾盆大雨似的一下子全朝他射过去。”

“活干得真利索，米勒太太，干净利落。要让我去干这事，那我得去买支勃朗宁。这种手枪看上去像个玩具，但只需两分钟，就能打死他二十个大公，管他是瘦的还是胖的。不过，咱们得关起门来，米

勒太太，胖的比瘦的还是好打些。人们一定还记得当年葡萄牙人是如何枪杀他们的国王的。那家伙就很胖。这谁都知道，哪有骨瘦如柴的国王呢。好啦，我现在要去‘杯杯满’酒馆啦。假如有人来取那只留了定金的短毛歪腿的矮狗，你就跟他说，我已经把它放在我乡下的养狗场里啦，前几天，我刚替它剪齐了耳朵，必须等它长好了才能领去，不然会伤风的。你就把钥匙交给那位女看门人吧！”

“杯杯满”酒馆里只有一位顾客——干密探的便衣警察布雷特施奈德。他想方设法和正在洗各种玻璃杯盘的老板巴里维茨说点正经事，可就是谈不起来。

巴里维茨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粗人，满嘴脏话，什么屁呀屎的张口就来。然而他却满腹经纶，像个读书人。他经常奉劝所有人都去读一读雨果的一本书里的最后一章，指的是拿破仑的一位老近卫军在滑铁卢战役中给英国佬的最后答复那一段。

“今年这夏天挺好的。”这是布雷特施奈德郑重谈话的前奏。

“好个屁。”巴里维茨一边回答，一边将杯盘放进橱柜里。

“他们在萨拉热窝可给我们干了桩好事啊。”布雷特施奈德感到有话头了便接上话茬。

“在哪个萨拉热窝呀？”巴里维茨反问道，“是那个努赛尔酒店吗？那儿可每天都有人打架的，没有人不知道那个努赛尔。”

“是波斯尼亚的那个萨拉热窝，老板先生。他们在那儿枪杀了斐迪南大公。您对此是什么看法？”

“我一向不过问这类鸟事。谁想让我对这种事发表评论，就让他来吻一吻我的屁股吧！”巴里维茨先生非常谨慎、礼貌地回答，一边点上他的烟斗，“眼下，谁要是跟他妈的这类事情搅和在一起，那谁不就是去找死吗？我是个做买卖的，顾客进门要喝杯啤酒，那我就去

给他倒一杯。管他什么萨拉热窝，什么政治，或者死了个什么大公呀，跟我们他妈的屁都不相干，谁要是显示自己他妈的有多能耐，去管这类鸟事，我看这多半没好果子吃，就等着庞格拉茨蹲监狱了。”

布雷特施奈德没再说下去，他四下望了望空无一人的酒馆，感到非常失望扫兴。

“这里以前是挂过一张皇帝的像的，”过了一会他又搭讪着说，“并且就是现在您挂镜子的地方。”

“嗯，说对啦，”巴里维茨回答说，“以前就是挂在那儿的，可是苍蝇总在画像上拉一摊摊的屎，没办法我只好将它挪到房顶与天花板之间的顶间处，那儿最安全。想想看，说不定哪天遇上个爱扯闲话的，兴许就惹祸上身了。我他妈的犯不着？”

“萨拉热窝那边肯定糟糕极了，老板先生。”

对这类居心叵测、单刀直入的提问巴里维茨先生回答起来更加谨慎小心。“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气候向来都热得受不了。记得我在那边服役时，他们都得要往我们长官的头上放上冰块的。”

“您在哪个团服役来着，老板先生？”

“我可记不住这类屁大的事儿，我向来对这类鸟事不感兴趣，而且也从不打听过问，”巴里维茨先生回答说，“多管闲事就多惹是非。”

这位便衣警察布雷特施奈德就再也不说一句话了。他脸上阴沉不快的表情一直持续到帅克的到来。帅克一跨进酒馆门槛，就要了一杯黑啤酒说道：“维也纳今天也披上黑纱了。”

布雷特施奈德的两眼立刻放射出希望的光芒，简短地接上一句：“科诺皮什捷也有十幅黑纱披挂在国旗两旁。”

“嗯，该挂十二幅。”帅克喝了一大口说。

“您如何认定要挂十二幅呢？”布雷特施奈德问道。

“好记呗！一打嘛也好算钱；成批成打地买肯定要比零买便宜得多。”帅克回答说。

又是一阵沉默。帅克一声叹息将它打破。“唉，怎么就真的翘了辫子，上西天了呢？眼看就要当上皇帝老儿怎么就命丧黄泉了呢。想当年，在我服役的那会儿，也有那么一个将军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嘿，死得是那样从容不迫。当时大伙一心想帮他一把，想重新把他扶上马背，结果一看，已经断了气，死得干脆利落。他原本也是马上要被升为大帅什么的，却在那次军事演习中出事了。这些个演习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听说在萨拉热窝也有类似的演习。记得有一次，我还给赶上了，你猜怎么着，他们居然看出我的军服上少了二十颗扣子，于是便将我送入单人禁闭室，关了我十四天，他们把我的手脚捆绑在一起，让我不停地翻跟斗所以开始两天我简直就像个重残军人一样一点都动弹不得。不过话说回来，军队就是军队，就得讲纪律，否则，一个个都吊儿郎当，我行我素，那像什么样！我们的马科维茨上尉就经常训诫我们说：‘军纪必须对你们这帮混蛋天天讲，月月谈，否则你们就会像一群只会爬树的猴子。军队就是要把你们从猴子变成人，你们这群笨猪。’这话一点也不假。您不妨设想一下，要是在公园里，比方说就在布拉格的卡尔拉克街心公园里的每一棵树上都蹲着一位不遵守军纪的大兵，那成何体统！唉，我向来最怕的就是这点。”

“在萨拉热窝的那些个事情是塞尔维亚人干的吧？”布雷特施奈德把话题又扯了回来。

“这您可就错了，”帅克回答说，“这是土耳其人干的，是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两个省才干的。”于是，帅克就奥地利当局

对巴尔干半岛的外交政策说了一番大道理：“土耳其人于一九一二年败给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他们想让奥地利出来帮个忙，但事情与他们期望的相反，于是他们就来枪杀斐迪南。”

“你喜欢土耳其人吗？”帅克转过头来问酒馆老板巴里维茨，“你喜欢那群信奉多神教的狗吗？你不喜欢他们，对吗？”

“顾客就是顾客，”巴里维茨说，“即便他是土耳其人。对于我们这些做买卖的人来说，政治是他妈的扯淡，没那闲功夫去搭理它。你们喝酒付钱就行，爱扯什么淡就去扯好啦，与我无关。这是我的规矩。管他干掉我们斐迪南大公的是他妈的塞尔维亚人还是土耳其人，是天主教徒还是回教徒，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小捷克党人，对我来说都一样。”

“那好，老板先生，”布雷特施奈德开始来劲了，他感到有门了，有希望能从这两人中抓住一点话柄，“可是您不能否认的是这事对奥地利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呀。”

帅克替老板回答说：“损失倒是个损失，这不得不承认。而且是个惊人的损失。他斐迪南可不是随便哪个二百五就能代替得了的。不过他好像应该再胖点就好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布雷特施奈德更来劲了。

“我这是什么意思？”帅克得意地回答道，“我是说，他要是长得再胖一些，那他肯定会在这事之前中风而死的，当他还住在科诺皮什捷城堡时就不停地驱逐到他领地里去拾柴火、采蘑菇的老大娘们；他要是长得再胖一些，就不会死得这么丢人现眼了嘛。好歹他也是我们皇帝老儿的叔父大人呀，他们就这样把他给毙了。报纸整版整版的，专谈此事，唉，反正是够丢人的了！前些年，在我们老家布杰约维采的集贸市场上，为了一点小事争吵，他们就拿刀捅死了一个叫普

谢季斯拉夫·卢德维克的牲口贩子。这个卢德维克有个儿子叫博胡斯拉夫，这事以后，他儿子就没地方去贩卖生猪了，人人都说：‘他就是那个被捅死的人的儿子，说不定也会是个无赖。’后来，这小子无路可走，只好向克鲁姆洛瓦桥下的伏尔塔瓦河纵身一跳。这一来，人们还不得不下水去打捞他，为了让他醒过来，人们在他的肚子上狠狠地挤压。大夫还给他注射了一种药水，可结果还是死在了大夫的怀里。”

“阁下的比喻似乎有点离奇古怪了，”布雷特施奈德意味深长地说，“您开始说的是斐迪南，而后再扯出个什么牲口贩子来。”

“我可没那意思，”帅克申辩道，“上帝为我作证，我可没想把谁比作谁，老板先生是知道我的，不是吗？我只是替大公的那位寡妇深表同情与担心。现在她怎么办？留下一群孤儿，科诺皮什捷领地没有了主人。再去嫁一个什么新的大公？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呢，要是他们再次去萨拉热窝，那她还不得再次守寡？多年前，在赫卢博卡附近的兹利维地方有个护林人，名字有点怪，叫什么平休儿。他被一群偷猎者打死，留下一位寡妇和两个孩子。一年后她又嫁给了一个叫佩皮克·夏沃洛维茨的护林人，这个人又被他们给枪杀了。寡妇第三次嫁人，还是嫁给了一个护林人，她这次说了：‘事不过三，逢三遇吉。要是这次再倒霉，那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谁知，他们又把她的新老公给弄死了。她跟那三个护林人丈夫总共生有六个孩子。有一天，她跑到赫卢博卡地区爵爷府的公事房去诉苦，说她跟这些护林人遭尽了苦难。于是他们就给她推荐了从拉日茨堡来的一个叫什么雅列什的捕鱼人。你们猜怎么着，她的渔夫老公在捕鱼时又被他们给淹死在鱼池里。她跟他又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她又嫁给了一位来自沃德尼亚的阉猪佬，可这个屠夫在一天夜里用斧头将她杀了，然后去官

府自首。当皮塞克法庭准备将他吊起来上刑时，他一口就咬下了神甫的鼻子，还说他没什么可忏悔的，同时还对皇帝老儿说了些脏话。”

“那您肯定知道他对皇上讲了些什么啰？”布雷特施奈德满怀希望地追问道。

“那我可不能对您说，谁都不敢重讲一遍。听说那话说得又难听又可怕，以致一名法官听了当场就给吓疯了，至今还把他关在隔离室里，怕他把此事给抖搂出来。这可不像那些酒鬼喝醉了酒对皇帝老儿骂骂咧咧的。”

“那酒鬼们又是如何辱骂皇上的呢？”布雷特施奈德追问道。

“唉呀，行行好，先生们，换个话题吧！”巴里维茨老板说，“你们是知道的，我是不喜欢胡扯这些淡的。闲扯，胡扯，最后麻烦就找上门来了。”

“您问酒鬼们是怎么辱骂皇上的？”帅克重复一遍后说，“骂什么的都有，那简直是五花八门。您可以试试，先把自己给灌醉了，然后等奥地利国歌一奏起，那您肯定就开始数落起皇帝老儿来了。哪怕里面就只有一半是真的，那也够皇帝老儿丢一辈子丑了。不过这老头子说真的还没到该死的地步，但也够他受的了。您瞧瞧这些事，皇子鲁多尔夫早年夭折，死因不明；皇后伊丽莎白让人用锉刀给捅死了；弟弟杨·奥尔特生死未卜，音讯全无；一个当上墨西哥皇帝的哥哥也被人家处死在一个碉堡的墙根前。现在他的长辈皇叔又被人打成了筛子。真得要有一副铁石心肠，钢铸的神经才能承受得住。要是碰上一个酒鬼，大发酒疯，冲着皇上大骂开来，他可怎么受得了啊！要是今天打起仗来，我一定心甘情愿替皇上效力，就是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

帅克喝了一大口，接着说：“您认为皇上会忍气吞声撤下这事不管吗？那您太不了解他了。您记住我这句话，同土耳其人开战那是铁定的事。哼！你们竟敢刺杀我的叔大人，好哇，那我就先给你厉害尝尝。仗是一定要打的。塞尔维亚和俄国在这场战争中会帮我们一把的。不知谁要挨一顿好打。”

当帅克如此自信地预卜未来的时候，他的神态看起来很是壮观动人。他满脸纯真，笑得像一轮明月，焕发着热忱。对他来说，一切事情是如此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也许是这样，”帅克继续描绘着奥地利的前景，“假如我们同土耳其打起仗来，德国人就会来进攻咱们，因为德国人同土耳其人是一起的，他们都是些下流坯子。可咱们也能跟法国联合呀，他们从一八七一年起就看德国不顺眼。等着看热闹吧。仗是一定要打的，多的我就不说了。”

布雷特施奈德站起身来脸色庄重地说：“多的您也不用说了，您跟我到过道那儿去一下，该我给您说点什么了。”

帅克跟便衣警察来到过道，一个小小的怪事发生了：几分钟前还是他邻座酒客的人，现在却一边掏出秘密警察的双头鹰证章来给他看，一边宣称，他被逮捕了，要被立即送往警察署。帅克竭力解释，一定是什么事使这位先生产生了误会，他可是个清白无罪的人呀，连一句可能得罪、伤害别人的话都不曾说过呀。

但布雷特施奈德却对他说，事实上他已经犯了好几桩刑事罪，叛国罪就是其中之一。

接着两人又返回酒馆。帅克对巴里维茨先生说：“我喝了五杯啤酒，吃了一个夹了根香肠的月牙面包。现在再给我来一杯李子酒，喝完我就得走啦，因为我被捕了。”

布雷特施奈德掏出双头鹰证章给巴里维茨先生看，看了他一会儿之后问道：

“您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

“要是您不在店里，您老婆可以来照顾这生意吗？”

“可以。”

“那好，一切都弄妥了，老板先生，”布雷特施奈德愉快地说，“那您就把你老婆叫到这里来吧，把生意交给她，我们晚上就来把您带走。”

“您一点都不用担心，”帅克安慰他说，“我也只不过为了一桩叛国罪才被抓的。”

“可是我又为什么呢？”巴里维茨先生抱怨说，“我是多么的小心谨慎啊！”

布雷特施奈德微微笑了笑，相当得意地说：“为您曾经说苍蝇在皇帝画像上拉满了屎！我要您把对皇上的种种该死的想法全部从脑子里挖出来。”

于是帅克带着他那满脸愉悦，亲切的神情，和便衣警察一起离开了“杯杯满”酒馆。当他们走上大街时，帅克问了一句：

“我该在人行道上爬着走吗？”

“为什么？”

“我想我既然被捕了，那我就没有权利在人行道上挺着腰杆大踏步地前行。”

当他们一跨入警察署的大门时，帅克又说：

“不知不觉还蛮舒服地就到这儿了。您经常去‘杯杯满’酒馆吗？”